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惊蛰是个动词

王南海

如果让你来描述春天到来的景象,也许你会引用很多古诗来表达。诸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”,或是“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”,或是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。其实,我感觉用两个字“惊蛰”来描述就够了。

在我看来,惊蛰不仅仅是二十四节气之一,更是一个类似于“轰隆隆”的象声词,可是象声词还不准确,它应该是个动词。

惊蛰中的“惊”意味着惊醒,而“蛰”则表示动物蛰伏地下冬眠。惊蛰是在春雷炸响,冬眠的动物,植物都突然被“轰隆隆”的声音,从睡梦中惊醒。小动物们伸伸懒腰,好奇地从洞口向外张望,“啊?一觉醒来已经春暖花开啦。”而那些种下的种子,都努力地开始萌发。它们喊着:“我要发芽,我要发芽。”于是自然万物都运动起来。它们争先恐后地拱出地面。于是,它们听到了农家的新犁声,看到了青翠柳如烟,听到了燕子轻鸣,水流花开的声音。而惊蛰就是这一切诗画写意的精髓。古人用两个字就说明了所有春天的变化。

蚯蚓是最悠然自得的,它们在地下漫步,啃食着草木的枯根,不过,惊雷和春雨也会让它们爬出地面,一不小心,成为了鸡群的美食。而泥土里探出的新芽上,竟然爬着一个漂亮的小瓢虫,红色的脑袋,黑色的身子,它探头探脑地,自己的彩色衣裳以春天的翠绿为背景,显得那么精致。这世界,居然有如此多的美好。

惊蛰气温回升,冰雪融化,春天的脚步走得一日比一日紧凑,仿佛春姑娘是急着赶路一般,轻盈地拂袖,就点



小时候,寒冷的冬季里,家里的母鸡就不再下蛋了。然而,有一只黑鸡却打破了常规。

临到中午,它就在院子里“咯咯哒”地叫唤。母亲看见黑鸡脸红如火,就知道它下蛋了。然而,我们始终找不到它下蛋的地方。这只倔强的黑鸡,成了母亲的一道谜题。她叮嘱我观察黑鸡下蛋的动向,随时向她汇报。

某天,在给鸡喂食后,我看到黑鸡慢慢地离开了鸡群。我迅速尾随着它,只见它穿过大门,踱着步子,跳进了一个破旧的棚子里。这个棚子是冬天家里供牛放饲料的地方,除了父亲来取饲料,很少有人踏足其中。

为了抓住证据,我猫腰走进棚子。我屏住呼吸,慢慢寻找,终于在角落的草窝里发现了黑鸡的身影。但令我惊讶的是,它的翅膀底下并非藏着鸡蛋,而是一只受伤的小鸟。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寒冷的冬天里,动物间也有着母爱般别样的温暖。

家里曾养过一只浅黄色的狗,它与众不同,总是泪眼汪汪。开始时,我以为它生病了。但奇怪的是,除了流泪外,它每天都活蹦乱跳,毫无病态。

每天放学回家,它总是在家门口等我。我放下书包,在院子里坐下,它就摇着尾巴欢快地走来,那双黑溜溜的眼睛里又泛起了泪光。我担心它饿了,就给它加餐或馒头或火腿肠,有时还温柔地抚摸它的头,它跟我越来越有默契。虽然它的眼泪依旧,但那眼神却比以前更加放松、愉悦。

有一天,我带着它在村子里散步。当经过村边的小公园时,它的眼



衔春入眸

杨红苏

化了春暖花开,点得鸭子在水面上摇摆,点得桃花一朵朵绽放。惊蛰一到,春天的景象就如画卷般铺陈。

人们习惯将惊蛰分为三候。“一候”时桃花初绽,即使在遥远的林芝,伴着雪山,桃花也次第开放。雪山圣洁,桃花点点,一团团,一簇簇,仿佛是天下降下来的粉色云朵,大地有了无比鲜艳的色彩。“二候”时,人们听到了越来越多的鸟声,那些鸟儿淘气地站在枝头,冲人们叫着,笑着,开心地告诉人们:“惊蛰后,春韵更浓了。”而“三候”,世界已经春意盎然。

对于农耕文明而言,随着季节的流转,物候的变化,惊蛰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。人们开始扛起农具,走向田野,开始了新的耕作。这是指导一年耕作的重要时节。农谚说:“过了惊蛰节,春耕不能歇。”于是,油菜花铺陈开来,漫开遍野的金黄。农民还在田间立起可爱的稻草人,它张开双臂,拥抱着美丽的春天。

在北方,小麦返青生长,到处是满眼的翠绿;而南方的油菜花像是金色的鸟儿,开始渲染田野。在江苏兴化,到了春天里,人们还能划着小船,在水里观油菜花,小船摇曳,花朵摇摆,春天用浪漫的姿态,展示着迷人的美。

在民间,惊蛰有吃梨的习俗。“梨”与“离”同音。惊蛰吃梨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,期盼害虫远离庄稼,一年好收成。惊蛰一扫冬天的阴郁和寒冷,虫子开始活动。人们喜欢在艾草清香熏染各处,有驱赶“晦气”和“霉运”的意义。

二十四时节浸透着华夏文明的智慧。惊蛰是春天中,最美丽的画卷。惊蛰是个动词,催促了春暖花开……

泪突然又涌了出来,好像有某种喜事击中,不能自禁。我停下脚步,环顾四周。这时,我看见一只喜鹊停在树枝上,叽叽喳喳地叫着,狗竖起耳朵,静静地聆听,止不住的眼泪随之滑落,像是在与喜鹊的叫声相应和。那一刻,我恍然大悟:原来,狗的眼泪并非悲伤,而是喜悦的表达。那泪水,如同它深沉的情感,源源不断,清澈而珍贵。

爷爷在世时,家族田地多,家里养了许多牛。每天,这些牛一同在草地上吃草,一起下地劳作,享受着温馨的群居生活。

然而,那年春天,一只小黄牛不慎与牛群走散。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,望着远处的伙伴们,眼中满是孤独和焦虑,它渴望重返群体,却因迷失了方向而无助徘徊。

突然,小黄牛心生一个冒险的勇气,它毅然冲向一棵古老的树,用头猛烈地撞击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动了正在附近忙碌的爷爷,他急忙赶过去,紧紧地拉住了小黄牛的缰绳。

爷爷深知牛喜欢群居,对于同伴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当晚,他牵着小黄牛缓缓走向牛棚。牛棚里都是小黄牛熟悉的气味和面孔,它们互相舔舐,嗅闻着,小黄牛终于找到了归属感,得到了安心和满足。

春天,是万物复苏的季节,也是情感最为细腻的时刻。衔春入眸,如同黑鸡的母爱、黄狗喜悦的眼泪,小黄牛的归属感,它们都是春天赐予我的珍贵礼物,让我在平凡的生活中,收获了不平凡的爱与温暖。

阳台上的目光

许海利

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,年轻时一直在乡下种地,没有上过学,斗大的字不识一筐。花甲之年的她,来到城里与我们一起居住生活,由于不会说普通话,与周围人交流沟通通常会遇到“障碍”,没想到满头银发的她,居然一本正经地学起了说普通话。

起初,母亲每天跟着电视上的主持人学,人家说一句她就跟着重复一句,那一板一眼的虔诚认真样就像个小学生。为了帮助母亲提高说普通话水平,平日我们与她交流就用普通话,每次听着她生硬蹩脚的普通话就想笑,但看看她那副认真样,又不忍心打击她自尊心,只能学着她“普通话”的腔调应答。

母亲聪明,上进心强,别看年龄大,但学东西很快,从磕磕绊绊到生动流畅发音标准,只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。没有了沟通交流方面的障碍,每天她和小区里的老年人一起去公园散步聊天,跳广场舞,生活很是有滋有味。

我经常因公出差,每次母亲都是千叮咛万嘱咐:“在家千日好,出门步步难,在外面要注意安全,每天都要打电话报平安……”听着母亲絮絮叨叨的话语,我心想自己又不是小孩子了,这些事都懂,哪用得着反复叮嘱,但为了让母亲放心,每次我都会说:“知道了,您就放心吧!”

“上车饺子下车面”,每次出差母亲都会为我包水饺。吃完热气腾腾的饺子,也就该出发了,因为怕母亲会絮叨,我从不会当面和她辞别,而是趁她忙家务时悄悄离开。有一次,吃完饺子趁母亲洗碗,我就赶紧拎起行囊,匆匆出了家门。结果因走得匆忙,忽然想起忘记带一样东西,就急忙折返了回来。

当我打开房门走进客厅时,突然看到母亲正静静地站在阳台上,两眼向窗外不停张望着,盯着的方向正是我要经过的那条路。我突然的折返,让母亲感到非常意外,她回过身来用吃惊的眼神望着我,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,只是“呆呆”地望着我。那一刻,我发现她眼里噙满了晶莹的泪花。

这样的场景,其实已经在我的生活中上演了无数回。在我第一次上幼儿园,因为离开熟悉的人而忍不住号啕大哭时;当我十八岁那年背起行囊,远离家乡,参军去部队时……儿行千里母担忧,母亲的目送始终伴随着我的整个成长过程,虽然总是悄无声息,不曾言语,却充满了关怀和温暖,满满都是对我的不舍和牵挂。

如今,面对耄耋之年的母亲又一次目送,我没有勇气正视她的眼睛,拿上东西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。行走在小区的路上,我猜测母亲一定正站在阳台默默目送我远行。